

当代名人传记之九

凱末爾

邢墨卿編



新生命大衆文庫

樊仲雲主編

新生命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再版

(當代名人傳記之九)

凱末爾

——實價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

編著者

邢墨卿

出版者

陳寶驊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5001—7000

翻印必究

發行所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路
武昌橫街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凱末爾目次

凱末爾

1

一	從 fez 到 hat	一
二	宗教的洗禮	六
三	預備做一個人	一一
四	青年土耳其黨	二〇
五	加黎波里的英雄	二六
六	最後的決心	三四
七	大草原中的怒吼	四一

- 八 新興土耳其的常勝將軍……………四九
- 九 第一任的大總統……………五五
- 一〇 四十三歲的新郎……………六二
- 一一 兀立在歐洲盡頭的銅像……………六六

1

走到馬路上，一眼望去，每個人的頭上，差不多都戴着一頂帽子。有頂上綴一個結子的，有前面突出一塊鴨舌的，或者是齊額角有一圈平邊的，或者是後腦袋飄着兩塊小布片的，顏色固然各異，式樣也

1 從 top 到 hat



是不同。但是不管牠形式如何的繁多，我們中國人說起來，一般却都叫牠做帽子；即使是外國人以英語來說，普通也只分做兩種，一種是 cap（便帽），另一種則叫 hat（禮帽）。至於除 cap, hat 之外，另給牠一個特異名稱的，那便是土耳其人頭上的 *ton*。我們通常譯做『赤帽』。

那是一種紅氈做的，綴着流蘇，形狀有點像一個覆置的平底湯鍋似的帽子。在一個面目黧黑，並且皮膚上帶着油光的土耳其人頭上，戴這麼一頂帽子的確另有一種特異的風趣。就因為牠的特別罷，所以這種『赤帽』便和土耳其所特產的煙草同樣馳名於世界。在我國的大都市裏，如上海、天津、廣州等等的街道上，前幾年還間或可以

看到這種『赤帽』浮動在各色各樣的帽子中間，令人一見便知道那是一位從小亞細亞來的遠客。但是自從土耳其革命成功之後，這種奇異的帽子，便突然的在土耳其國內絕跡，我們也不容易再見了。『我們應該同化於國際的文明，在外表上也必須顯露出我們的精神。我們應該穿西裝，我們要戴一種有邊的帽子。』

土耳其的總統，也就是土耳其的革命領袖凱末爾，有一次在伊奈波里演說的時候這樣說：接着他便下令全國的人民，一律不準再戴 fez，而換上了 hat。

雖然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可是要改革也沒有那麼容易，單憑一紙命令，就能使土耳其人民服服貼貼的換上了新裝。土耳其原來是

一個回教的國家，可蘭經是最高法典；她的人民之所以要戴這種「赤帽」，就因為可蘭經裏面，有這樣的話：

「凡是有邊的帽子，因為在祈禱的時候，不能在神前叩首而使前額着地，所以戴這種帽子的人，就是對神不敬。」

幾百年來，這種觀念已深印在土耳其人的心裏，所以這命令一下，不論土耳其人民對於這位常勝將軍怎樣的信仰，終於來了一個暴動，而且非常的嚴重。在與歐洲距離稍遠的東部幾省，如挨爾查倫一帶，尤其反動得厲害。正像辛亥革命時候，剪辮子須派兵在各縣的城門口，把進城來的鄉人捉起來硬剪一樣，凱末爾將軍只有用武力來壓平這種暴動；在槍斃了許多人，監禁了許多人，並且放逐了一些

藉此來煽動人民的他的政敵之後，這名聞全球的 Mustafa Kemal，終於變成了歷史博物館裏的陳列品。

只爲了一頂帽子的事情，竟值得調兵遣將，殺人流血，這不是希奇的事情嗎？這樣『小題大做』的凱末爾將軍難道不夠是一個奇怪的人物嗎？

老實說起來，凱末爾將軍一生的事業，確乎有點不平凡。他曾在加黎波里打敗了英軍；他撤廢了土耳其的蘇爾丹；他廢止回教的政教合一制度；他在士麥拿把希臘軍趕出了亞洲；他把土耳其從垂死的狀態中救了轉來，建設起土耳其其共和國，而使之成爲現代國家；他不但使著名的 Tanzimat，成爲歷史的珍品，而且剝除了土耳其婦女的面

幕根本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但是我們若想知道得更詳細一點，我們且從他的幼年時代講起。

二 宗教的洗禮

據凱末爾自己說起來，他幼年時候的事情，到現在還能清晰地記得的，只有一件，那是關於他進學校的問題。那時他還只七歲。他的母親當然是一個宗教的信徒，她覺得她的兒子應該由一個回教的教師來教導；而他的父親，却希望他兒子有一點科學的知識。

當凱末爾出世（一八八〇年）的前幾年，土耳其國內的一般青年，憤國事之日非，曾以米達德爲領袖幹了一番革新運動，擁阿勃特

耳·哈密二世爲蘇爾丹，頒布了「一八七六年的憲法。」雖然因哈密二世的陰險成性，第二年米達德即遭暗殺，憲法亦被視爲廢紙；但是這一次運動，却替土耳其青年打開一條傾向於西歐思想的大道。當時，土耳其青年到西歐去求學的很多，外國教師到土耳其來的也不少。凱末爾的父親愛里·利查知道這種趨勢，他還肯讓他那唯一的兒子，（凱末爾的兄弟早年夭折，只有一個妹妹，）再做宗教的信徒嗎？

他是一個薩隆尼加稅關的下級官吏，凱末爾就生在那裏。薩隆尼加在巴爾幹半島的南部，他的上代原是安那托里亞的農民移住過去的。他薪水很少，而且常常要拖欠，例外的賞賜，又往往被他的上級官長納入了私囊；所以如果照他的收入來說，他原只有讓他的兒

子進回教的學校，因為那是不要錢的。可是他那種生成的真實、前進、不信仰的性恪，使他不在此一類事情上打算，加以在哈密二世的橫暴專制之下，土耳其人民都寄其希望於將來，所以對於他那唯一的兒子，一心要讓他受一點現代的教育。然而凱末爾的母親却宗教觀念很深，非叫凱末爾進回教的學校不可，那末怎麼辦呢？

愛里·利查用種種溫和的手段終於說服了凱末爾的母親。爲安慰她起見，使七歲的凱末爾受一番宗教的洗禮。

『在我入學的那一天早上，我母親把我穿上一身雪白的衣服，披上一塊麻布的肩巾，頭上纏起了頭巾，手裏拿着一個金色的木架。Hodja（回教的教師）帶着全體的學生來到我家塗着綠油的門

前。在禱告之後，我向我的父母親及先生行禮，舉起我的指尖到我的胸部和前額，並且在他們的手上一個個的吻了一下，然後同我的許多新朋友，在歡呼聲中，穿過許多街道到那個寺院附近的學校裏去。到了那裏，又做了一番祈禱，先生纔攜着我走進一間破舊的小屋，在那裏我開始讀起那尊嚴的可蘭經。」

凱末爾現在還清晰地記得的就是這一件事情。後來，大概過了六個月，凱末爾的父親就帶他到老教師舍姆雪·愛番迪所主辦的學校裏去，那裏是教授着現代的科學的。他的母親因為已經行過這種儀式，中心已慰，加以她原來是一位慈祥愷悌的婦人，絕不想妨礙她的兒子的將來，從此便一任其自由發展了。

愛利·里查從此便努力設法來增加他的收入，他辭去稅關的職務，自己去做木材生意；經他克苦經營的結果，也居然稍微有了點積蓄。但是不幸他的身體原來孱弱，經不起這樣的辛苦，不久竟因此而積勞成疾，等不及目睹他兒子的成功，便撒手長逝！撒下的孤兒寡婦，到這時除離開薩隆尼加這城市到鄉下去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他們到拉格桑（那是個相距不遠的村莊）去倚靠一位親戚。那是一個農人，自己薄有田產。凱末爾到了那裏，便替他親戚做一個牧童。他對於這一種職務，頗有興趣，他覺得鄉村的風味實在遠比城市為佳。他常常在田坂裏坐着出神，雖然有他的小妹妹作伴，他總還是喜歡孤獨。至於他出神的時候，在想些什麼，那是他自己也說不清的。他在那裏

養成了實際的性格，強健的身體。

那時，他的母親便希望他將來做一個忠實的農人。誰又能想到拉格桑田野的牧童，異日竟成爲百戰百勝的將軍呢？

三 預備做一個人

這種對於他的一生頗有重大影響的田野生活，大約過了兩年。有一天他的母親告訴他，住在薩隆尼加的一位姑母，願意供給他求學，他可以再回城市裏去。於是這個十一歲的孩子，重又開始他學校的生活。

他起初進一個私立的預備學校。他的天資雖然很好，而因他那

種堅強的意志，剛愎的性格，得不到先生的歡心。有一次，因為和同學爭執了幾句，一個叫做凱麥克·哈飛茲的先生竟把他很厲害的打了一頓。他沒有辦法，他只有撫摸着那青紫的鞭痕，飲泣吞聲，忍受到放假回家之後，他纔說他決不願再到那學校裏去了。

他是不是再回到拉格桑去做牧童呢？在薩隆尼加，同類的學校是只有這一個，要到別的城市裏去，他又沒有力量。但是他不這樣想，他忽然羨慕起隣家孩子的一身漂亮軍裝，那是陸軍預備學校裏的制服。

「我一定要準備做一個官長，為的是可以穿那麼一身耀人的制服。」

然而他的母親却非常討厭這種制服。她不願她那唯一的兒子去上戰場。凱末爾沒有辦法，瞞着他母親向一個父執去求助；那是個退職的軍官，藉他的力量，凱末爾終於如願以償。他生來有數學的天才，進陸軍預備學校以後，頗獲數學教師的歡心。凱末爾的名字原來叫做莫斯太發，却巧和那位教師的名字相同。於是老莫斯太發便對小莫斯太發說，『我們應該有一點分別纔好呢。以後我叫你做凱末爾罷。』土耳其語的 Kemal，是含有『盡善盡美』的意思的。

凱麥克·哈飛茲的一頓重責，凱末爾自己愛好漂亮的一個念頭，替凱末爾一生的事業奠定了基礎；而老莫斯太發，又賜給他一個永垂不朽的名字。

他在那裏畢業之後，就升到蒙那斯提的陸軍軍官學校。蒙那斯提在薩隆尼加的西北角，也是一個巴爾幹半島的城市，雖然現今的土耳其地圖上，已找不到這些地名，但那時這一帶都還是風雨飄搖的土耳其所該管的。當凱末爾到這個城市的時候，那裏適巧集中了許多軍隊，全市都陷於備戰的狀態。這便是一八九七年爲爭奪克里脫島而起的希土戰爭。整列的軍隊，絡繹不絕的走過街道，激起了一般青年的愛國心，使年輕的凱末爾的頭腦裏，開始生長起國家的觀念。這次戰爭，不曾使他們失望，安那托里亞的勇士終於打敗了希臘軍。

從此他漸漸顯出他那種特殊的個性來，他對一般同學，雖不十

分親密，却也並不冷酷；他非常用功，沈默寡言，並常常掩卷長思，想的時間幾乎要比看書的時間多三倍。同學們問他，將來預備怎麼樣？他說：

“Ben Olayaghin!”（預備做一個人！）

同學們覺得這種答覆太籠統，要他說詳細一點，可是他却依舊這樣的回答。再問他：

「你總不至想做一個蘇爾丹罷？」

“Ben Olayaghin!”他仍是這句話。

他是個稟賦甚厚的學生，他有感化他同伴的力量，他獲得了他們的信仰，而一方面，他有他自己的思想。

在蒙那斯提，同學中間，學業的競爭非常激烈，誰都想考第一。直到他通過了最後的試驗，他便許入陸軍大學，研求高深的軍事知識，於是他到了他的國都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波斯破魯斯海峽的碧波晝夜掀撼着這日薄崦嵫的古代名城。在那裏，正如在我們中國，小車和摩托齊馳，輪舟與帆船並駛一樣，工匠還是像從前比贊廷時代那樣在小小的天棚下轉動着製陶器的輪子，而相距不遠就可看見一隻精緻的最新式的郵船正在那裏拋錨。中古時代的事物，和現代的雜然並陳，形成種種的奇景。享樂的氣氛籠罩着整個的都市。

二十歲的凱末爾，到了那裏，初次嘗到自由的滋味。書本是拋棄

了，衣服穿得很漂亮，留起鬍子表示他已是一個成人。他曾想揭開兩性的秘密，也曾和當時的名媛相交，並且陷入於戀愛的^{生活}。然而，他在田野裏養成的實際的性格，終於不許他做一個交際場中的英雄。因為那時他已能觀察現實的世界了。

他知道他們這個光榮的帝國，給人家叫做「博斯破魯斯」的病夫。」俄皇尼古拉一世甚至說：

「我手裏抱着一個垂死的病人，他最後的咽氣，恐就在今天或明天吧！」

他受過宗教的洗禮，也受過歐洲文化的洗禮；他知道這個國家的組織是在發生動搖。西歐民族思想的狂濤捲到了東方，他已經受了激

動。到了在陸軍大學的第二年，他的軍事學識，進步很快，那時即被選入參謀本部的訓練班，從此，他便開始實際的行動。他糾集同志，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命名『自由協會』。他被選為執行委員之一。他們秘密的創辦報紙，致力於宣傳。他們租起房子做秘密的會所。

這種行動不久便引起了當局的注意。哈密二世雖說是一個英主，却是個專制的暴君。他嚴厲的鎮壓革命的思想，他在全國組織了一個非常靈敏的偵探網。這個團體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以後，起初是校長被上峯叫去申斥，叫他注意學生的行動。而因這位校長同情於學生，並不加以嚴密的檢查，這個團體仍得進行他們的事務；直到加入的同志漸多，分子也複雜起來，由於叛賣者的告密，牢獄之災便降

到這般青年的頭上。

在某一天晚上，凱末爾和他的同志都聚集在格萊塔橋附近的那個會所裏。大家熱烈地討論一件事情，嘴角裏濺着乳白的唾沫。桌子上攤着的是一本凱末爾·貝依的戲曲『祖國』。貝依是一個在土耳其的文學史上頗有地位的文學家。他那種急進的思想，當然不容於那時極端保守的政府。不但是作者自身不得不避難於國外，就是他的作品也遭嚴厲的禁止的。凱末爾他們好容易獲得了這一本禁書，大家都興高彩烈地在那裏縱談。

突然，房門一點聲音也沒有的推了開來，從那裏露出半個身體，是一個拿着手槍的警官！

接着是一陣雜沓的皮鞋聲，擁上了樓梯。

「嚇，抓住！」

一忽兒工夫，十幾個青年都被一網打盡。

於是，他們只有在淒清的牢房裏，獨自個兒各做將來的美夢了。

四 青年土耳其黨

一關就關上幾個月，有一天命令下來了：

「着即將謀爲不軌者，放逐於帝國邊境。」

於是凱末爾便被人從牢房裏帶到船上，經過八十天的海道，纔

到了駐紮在大馬士革的騎兵聯隊裏。

中國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革命的力量，有如山上的大石頭，當其不動則已，若一引動，則必轉落至山脚而後止。』所以只要是真正的革命者，一定不會因坐監放逐這一點挫折即便灰心的。凱末爾正是如此。他到大馬士革之後，馬上就組織一自由協會的支部，暗中活動，預備在敘利亞與巴勒斯坦丁造成一革命的中心。但因阿刺伯的人民不願參與土耳其的民族運動，弄得他勞而無功。他這纔想回到薩隆尼加，因為那裏是當時革命運動的中心地。在某一天晚上，他化裝得像一個歐洲的旅客，從騎兵聯隊脫走，取道埃及與希臘，回到了他出生的故鄉。

他在那裏初次聽到統一進步協會這個名字。這個後來非常著

名的團體，就是總部設在巴黎的青年土耳其黨的支部。可是他參加活動之後，不久即被偵探所追縱，而放逐至亞克白。後來幸遇君士坦丁堡的陸軍大臣卸職，有了更動人員的機會，纔又被遷調至薩隆尼加，爲該地第三軍團的參謀。當時頭腦清新的軍官都麇集在第三軍團，到那裏去任職，原是他所期望的。從此他努力的參加秘密工作；但是在某一天的晚上，却給他的母親也知道了。

他母親自凱末爾父親死後，曾嫁給一個羅德斯島的商人，當凱末爾到第三軍團的時候，他母親已第二次做了孤孀。那位商人在薩隆尼加留下了一點產業，房子很大，而這房子却很適於做凱末爾的祕密會所。因僕婦的起疑，轉引起他母親的注意。

『你真的要反對皇上嗎？……你是我唯一的兒子呵！』

『可是我們已經着手做，我不能反悔。你總不願我在人前失信的罷。』凱末爾回答他母親的問語。

『我怎能說叫你不做呢？只是，有一件，你既然做了，你必須做牠成功纔行呢！』

就在這一番對話以後，他母親對他的祕密工作也予以不少的幫助。

當時，暗雲籠罩着巴爾幹半島、薩隆尼加所在的馬其頓是歐洲糾紛的核心。巴爾幹諸國如布加利亞、希臘、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都覬覦着這叢爾的小區域。而在此諸小國背後極操縱之能事的，則爲

歐洲列強。俄國一向就想以君士坦丁堡來做他的海口，自彼得大帝以來，對土侵略不遺餘力，而因握地中海霸權的英法，處處設法加以阻撓，土耳其乃得以苟安一時。等到德國大舉東進，英法不得不聯俄以抗德；隨國際形勢的變動，奧托曼帝國的危機遂日以加深。而國內又宮庭腐敗，不知自振，暴君專制更高壓得令人窒息。青年土耳其黨至此遂於一九〇八年六月揭櫫革命，起而要求恢復一八七六年的憲法。

首先發難的是蒙那斯提的一個低級軍官尼齊，和一個曾在德國受過訓練，而爲第三軍團參謀的安福爾。

這次政變完成得非常之快，計自發難至憲法重頒，國會開幕，一

共只有三天。所以如此之速者，就因為青年土耳其黨的黨員，多為軍隊裏的軍官，致奸險的哈密二世，調不動軍隊來鎮壓，終不得不見風轉舵，接受了一切的要求，暫保自己的地位，以圖再舉。果然，不出一年，到一九〇九年的四月，君士坦丁堡便起了一次嚴重的反動。青年土耳其黨人紛紛逃出。後來經薩隆尼加的第三軍團進兵攻擊，始把這次反革命鎮壓下去，廢黜哈密二世，立謨罕默德五世為新皇，使政權全入於青年土耳其黨之手。

當時第三軍團的主帥是瑪摩德·雪夫克特，他素性優柔寡斷，這一次的進軍君士坦丁堡，說起來還是他屬下的參謀，一身兼具軍事家與政治家兩重性格的凱末爾的主意。但是叛亂平後，大家尊之

爲『自由的英雄』而陳列在照相館櫥窗裏雪夫克特將軍肖像旁邊的，却是凱末爾的同事安福爾。至凱末爾自己則反默默無聞。這是怎樣令人不平的事呢！

五 加黎波里的英雄

從一九〇九年四月反革命運動削平以後，直至一九一八年歐洲大戰告終爲止這一段幾近十年的期間，土耳其的政權幾完全爲安福爾所掌握。這安福爾是向來與凱末爾意見不合，曾經有過衝突的；當時安福爾既握政權，凱末爾的意見當然不被容納。所以凱末爾便決心不幹政治上的職務，仍然專心一致的去作一個盡職的軍官。

這幾年內，凱末爾便只一味的聽人調遣，起初到的黎波里，繼會被召回至薩隆尼加，後又轉調於阿爾巴尼亞。到了意土戰爭的那一年，安福爾又派遣他到的黎波里去統率國民防禦軍。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時，又叫他駐守達旦尼爾海峽，乘機奪回亞得里雅那堡；最後他又被送到布加利亞的索非亞，去做土國公使館的侍衛武官。經這許多年的來回遷轉，使他長進了許多軍事上政治上的經歷和知識。

在被叫做火藥庫的巴爾幹半島的一角，終於爆發了世界大戰的火花；這星星之火，馬上就蔓延為英法對德奧的近東爭霸戰。土耳其的國內，因此也起了激劇的動搖。

『和英法協約國合作呢？還是參加德奧同盟軍？抑雙方都不加

入而嚴守中立呢？」

這對於當時的土耳其有生死存亡的關係，可不是一個普通的問題。但是那時掌握政柄的安福爾原以親德派著名，他和德國曾締有密約，當然是傾向於德奧；加以協約國方面尚有俄國在內，俄國爲土耳其的世仇，一般人民也都想乘此把英俄打倒。所以「土耳其加入德奧同盟國，決定參加作戰，」這驚人的消息，不久便傳遍了世界。

「這是不對的！」

當駐在索非亞的凱末爾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只是搖頭；他馬上丟掉他的職務，匆匆的邁返君士坦丁堡，力陳土國應該嚴守中立之必要。但是徒然！凱末爾的呼聲，被憤激的民衆的咆哮完全吞沒了。

戰爭開始，軍人的天職是捍衛國土。凱末爾雖和安福爾政見不合，但却仍不失其軍人的本色。不久，他就被任爲第十九師團長，奉命戍守達旦尼爾海峽。據說這一次的派遣，安福爾的居心甚是不良，他想藉英軍之手，來殺死他的政敵。因爲英國既想在大戰終了之後，可以在處分土耳其的問題上多講幾句話，所以其進攻達旦尼爾的遠征隊，是曾經精加挑選的。然而，事實竟出乎安福爾意料之外，凱末爾不但沒有喪命，却反由此獲得了不世的英名。

突出在瑪摩拉海和愛琴海中間的半島就叫做加黎波里。英法聯軍只要能夠由此上陸，便可直逼君士坦丁堡，這地方的重要自不消說。凱末爾到了那裏就相度地勢，嚴密佈防。在一個四月的早晨，凱

末爾正在檢閱他的軍隊的時候，一個憲兵氣急敗壞地跑上來。

「什麼事？」

「他們來了！」

「誰來了？」

「英國兵！英國兵！」

凱末爾不慌不忙，回顧他的參謀問道：

「我們預備了炸彈沒有？」

「預備了。」

「那末，向他們丟罷。」

無數的英國兵，正辛辛苦苦地爬上這阿力伯努的懸崖，腳也不

會站穩，就都紛紛落水，給狂濤捲了去。炮台上一時萬彈齊發，將掩護的英法軍艦，打沉了三四隻，其餘的也都受創退去。

英國兵受了這一次下馬威，那裏就肯甘休，於是調遣強兵猛將，擬一鼓而下加黎波里。

時當一九一五年的八月，海峽的景緻，原也彷彿是『秋水共長天一色』，然而庸俗的英法聯軍那裏理會得，他們以濃密的硝煙來破壞這種詩景，以猛烈的炮火來掩護廿五營步兵登陸。來勢甚猛，非單薄的土軍所能敵，竟給他們佔領了一角陸地，甚至使土耳其守兵的軍心也動搖了起來。於是凱末爾走到戰壕裏，大聲喊道：

『弟兄們，不要慌，也不要急。等待着適當的時機。我將走在前面，

如果看見我舉起手來，那便是你們立功的時節。」

說完，他便跑出前面，經一番決死的反攻，將登陸的英軍大部俘虜，替英國的戰史，印上一個永遠揩拭不去的污蹟，而使他們終不得不暫時收起佔領海峽的念頭。

反攻之後，他把身上帶着已給子彈打得粉碎的一隻錶，呈獻給當時的土德聯軍總司令德人里曼·封·遜德。這一位德國司令，原是非常賞識凱末爾的，當時便把自己所佩的錶送給這位青年英雄做紀念。並且不久即推薦凱末爾代他自己而任聯軍總司令。

「空前未有之大勝利！」

「稀世的土耳其天才戰術家！」

德意志的報紙，用特大的鉛字排起來，謳歌這位「加黎波里的英雄，」使凱末爾的聲威遠播全球。

然而事情是不可思議的，當加黎波里捷報頻傳的時候，有切身關係的土耳其報紙，却一字不提，這是什麼緣故呢？說起來這又是安福爾搗的鬼。因為安福爾在高加索方面和俄國人相戰，吃了一次大敗仗，所帶的九萬精兵，只剩了一萬二千傷殘的士卒。如果把凱末爾的勝利宣揚出來，不是坍他自己的台嗎？

可是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事情，究屬不易，這樣煊赫的武功，又豈能長久埋沒！口口相告，一忽兒便傳遍了土耳其民衆之間。到後來，不但是土耳其，就是回教徒所愛讀的阿拉伯文的報紙，也都不約而

同的一齊紀載着這一次的豐功偉烈。於是凱末爾便一躍而爲三十萬回教徒所崇拜的人物了。

六 最後的決心

達旦尼爾的英軍自經這一次劇烈的打擊之後，便在一個漆黑的晚上，撇下了橫陳戰野的十萬屍骸，而悄悄地全師退却。於是凱末爾就回到君士坦丁堡，在軍隊之中獲得了無上的榮譽。

但是我們已經講過他是反對與中歐諸國同盟的。只是在當時的土耳其國內，他的預測，還沒有人對之表示同情。他回到首都之後，盱衡時勢，愈覺得他的祖國是走錯了路。有一次在和當時外交大臣

的會談裏，他就老實不客氣的批評當局的失策。不料那位外交大臣不僅不表贊同，且將凱末爾的話，訴之於軍事當局，請求加以懲戒。安福爾雖不敢對這位譽滿天下的少年將軍，加以顯然的處罰，但總覺得懷着這種思想的人是應該遠遣於邊境；於是便命令凱末爾出發到高加索的前綫。

他在高加索前綫差不多住了一年多，始終沒有機會來表現自己。等到一九一七年報達被英軍攻下之後，他便被調至阿勒頗。報達這一個古代回教聖地的失陷，無異土耳其人民的當頭棒喝，使之從迷夢中猛然驚醒。凱末爾到了那裏，便做了一個很長的條陳，送給安福爾，陳述他的所見，以作最後的忠告。他指出君士坦丁堡的政府是

怎樣腐敗；國家的軍力財力是已陷於破產；若只顧一味的奉承德國，結果是惟有亡國。他又反覆申說，在大戰中法國是不會與英國分手的，而且她們也不至於戰敗。英國的欲望是要佔據巴勒斯坦，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下，建設一個基督教徒政府，來管轄蘇彝士運河以及紅海、埃及。最後他更明白聲稱：

「……我們這次輕易的加入大戰，已使英國可以藉口實行她的侵略政策。她的計劃或功，我們便是亡國，即令她的計劃不成，我們也只落得做德國的屬國……」

如此剝切詳明，字裏行間流露着滿腔愛國至情的意見書，足見凱末爾不只是一個盲目地効忠祖國的武夫，他的政治識見，如分析英德

二強的居心，也比任何人都要高超。然而安福爾竟不爲所動。

而在阿勒頗，因爲作戰上的機宜，凱末爾又常和總司令德人法爾根哈印的意見發生衝突。像他那樣性格倔强的人，又那裏受得住，於是便辭職而返君士坦丁堡，時爲一九一八年的初頭。他隨即爲皇弟維黑特定的侍從武官，出使德國的總司令部。

在德國，他見過魯登道夫，見過興登堡，也見過凱撒，他並曾考察德軍的前綫。可是這一次旅行，始終引不起凱末爾對德國發生一絲的信任。他覺得土耳其的與中歐同盟，正如化了重價去買一匹劣馬。返國以後，土皇逝世，繼位的新君卽維黑特定。這位新君庸懦得很，不能採用凱末爾的意見；而安福爾却又從中搗鬼，命令凱末爾到

敘利亞去收拾軍隊。那時英軍已經佔領耶路撒冷而進兵敘利亞了。

「親愛的朋友，」凱末爾對安福爾說，「你幹得很好！你叫我到那樣的地方去統率一支名義上也不存在的軍隊！你的仇可報得漂亮！我感激你。」這一番話，算是凱末爾對其政敵的最後贈言，以後他們就不再見面了。

獨力擎天，究竟是不可能的事情。凱末爾一到那裏，便覺大勢已去，率部直退至阿勒頗以北在，小亞西亞南方邊境，築了一條強固的防綫，而下令道：

「不許敵軍越雷池一步！」

實際上，這就是今日的土耳其的南方疆界呵。

大戰停止。安福爾之流乘德艦逃走，親英派的菲理得起來握政，締結了摩德羅斯的休戰條約。英法的軍艦開到君士坦丁堡的城下，整列灰色的朦朧鐵艦遮沒了波斯破魯斯的碧波。砲口都正對着岸上，表示征服者的驕傲。街上是死樣的沉寂，只有步道上清脆的響着梭巡的小隊英軍的皮鞋聲。領土曾跨歐亞非三洲而盛極一時的奧托曼帝國，現在只是擺在桌子上的一塊肉，聽人家宰割的了。

何等的傷心慘目呵！凱末爾回到了這樣的刑場，他胸中蓬勃的愛國心是像火山樣的要爆發出來了。

「祖國的最後一日已經逼近了。我們必須外禦強侮，內除敗政，以求國家之獨立，即任何犧牲亦所不惜。」

當時的凱末爾，就一本這個最後的決心，向當局陳述他的計劃。可是謨罕默德六世，雖曾和凱末爾有幾個月的交誼，但是這位末代皇帝，除了閉起眼睛，假裝沉思以外，始終不會說一句果斷的話。而那位帶着英國紳士的風度的菲理得，却又柔順如綿羊，只是一反安福爾的親德政策，而一味的乞憐於協約各國；他和安福爾唯一相同之處，就是認這位抱負不凡的凱末爾將軍爲危險分子，應加遠遣。於是安那托里亞東部檢閱使的任命狀，就降到凱末爾的頭上。

下了最後決心的凱末爾，這時候，他就計上心頭。他覺得君士坦丁堡，已經完全在帝國主義列強的統治之下；在那裏原只有享樂與頹廢的氣氛，不足以培養一顆新的嫩芽，即所謂民族的精神。倒不如

崇山峻嶺的小亞細亞，這一角戰後僅存的奧托曼帝國的發祥之地，人民的習慣思想都比較純粹的高原，還可以做求國家獨立自主的根據。所以他就欣然受命，帶了幾十個心腹的將校，於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十五日，跨上了叫做伊奈波里的輪船。

七 大草原中的怒吼

就在凱末爾離開君士坦丁堡的那一天，希臘的軍隊登陸於地中海濱小亞細亞西岸的士麥拿，使土耳其僅存的一塊乾淨土也破碎不整。這一個唯一的良港，休戰條約原規定應為協約國所佔領，但想不到分贓的結果，却歸之於他們認為世仇的近鄰。守將萬利接到

英國司令的通知的時候，竟忍不住流下淚來；然而，天哪！這是從巴黎來的命令，他又有什麼辦法呢！希臘軍隊踏着稀微的晨光，洋洋得意地開過士麥拿的街道，住在那裏的希臘人都歡呼萬歲；但當他們走到市政廳前面的廣場的時候，砰的一聲，接着就起了一陣激烈的巷戰，三百個土耳其的兵士屍陳通衢，二百個受傷的和二萬的俘虜，連那位萬利將軍也在內，都解到希臘國內去，綠色的新月旗是墊了希臘軍隊的脚底。

憤激的情緒跟着電綫播散於整個的小亞細亞，使每個土耳其人民都深深地感到這一次民族的恥辱。

正當這『山川草木都含淚』的時候，那隻破舊的伊奈波里，在

黑海的大風浪中，艱難地完成了牠四天的旅程。小亞細亞北岸三木孫的埠頭裏，擠着一批樸實的居民，預備瞻仰這一位『加黎波里的英雄』。凱末爾在歡迎聲中登岸；一走進當地的官廳，便看到那令人悲憤的電報。

振臂一呼，山鳴谷應，凱末爾的國民運動，便像燎原之火似的風靡於全國。等到君士坦丁堡知道凱末爾的活動，發電召他回去的時候，他便老實不客氣的開始第一次的抗命：

『我將留在安那托里亞，直到國家獲得獨立爲止！』這在菲理得看來，是不禁有『縱虎歸山』之感，除發一紙將凱末爾開除軍籍的空令以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了。

於是，土耳其國民黨這個新鮮的名詞，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報紙上。在凱末爾的領導之下，這個黨開第一次大會於埃爾查倫，第二次於西威斯，最後到了十二月裏，凱末爾移其中心機關於安哥拉。

自從國民黨成立以後，小亞細亞和君士坦丁堡曾不相往還，但自十月裏阿利·里查代、菲理得得執政，兩方又共同合作，舉行總選時，凱末爾領導的國民黨在國會裏竟獲得了大多數的議席。

新國會開幕於一九二〇年的一月十一日，二十八那一天便通過凱末爾所起草的六條國民公約，這是包括國民黨兩次大會的議決案的。這悲壯的國民公約，雖只寥寥數條，但牠的意義却非常重大，除包括贊成民族自決，保持君士坦丁堡及瑪摩拉海的安全外，第六

條竟明白宣稱反抗帝國主義干涉政治、立法、財政以及其他的一切。總而言之，這公約是無異認摩德羅斯休戰條約爲一撮廢紙。

對於這事情首先感到不安的是握有君士坦丁堡實權的英軍司令部。三月十六的早晨，英國兵便突然發動，佔領電報局及一切重要機關，逮捕國民黨重要議員，把他們送到地中海的馬爾太島關了起來。於是菲理得的內閣，又重新在英國兵的槍尖上組成，並且很滑稽的將凱末爾及其黨徒宣告死刑。

當英國軍隊發動的時候，有一個勇敢的發電員，留在陸軍部的電報室裏，播送消息給安哥拉的凱末爾直到英國兵走到他的面前爲止。凱末爾一接到這消息，他馬上給英國一個不客氣的答禮。留在

安哥拉的幾個英國官吏，關進了這小城市的破屋子裏。有一支英國軍隊，在厄斯奇捨爾突遭土耳其軍的攻擊，受了很大的損失。所有協約國軍隊，凡是脚踏在安那托里亞內部的，凱末爾都用強力使他們倉皇退去。這種舉動，照國際公法講起來是無禮的，但這位將軍的大胆，竟使英國人『啞子吃黃連』，開不出口來。

一方面，他就以非常的手段，組織國民會議，於四月二十三日，禮拜五，即回教的禮拜日，在安哥拉的一個回教寺裏舉行一番莊嚴的成立典禮。並議定根本組織法二十三條，作為這個設在破舊的木房子裏的土耳其革命政府的基礎。六月七日便對全世界發出第一次的吼聲：

「在協約國控制下的土皇政府，種種設施，莫不違反民意；我們決不能認爲有效。因此，凡自聯軍佔領君士坦丁堡後，其與土皇政府所訂任何協定條約等等，土耳其人民一律予以否認。」

那時候，瓜分土耳其的色佛爾條約，已經在巴黎大致商妥，只等土皇的簽字；這麼一來，媚外的土皇雖終如各協約國之意，但安那托里亞的火焰如果不曾撲滅，英國人好容易纔從德國手裏奪過來的近東霸權，便休想穩握。所以英國人就牽動綫索，使希臘軍來擔任救火員的任務。地中海的英國艦隊悉數集中於博斯破魯斯海峽，替牠的傀儡壯威。希臘軍一面從士麥拿出發，一面從瑪摩拉海登岸，佔領了勃魯薩，預備進攻安哥拉。當時凱末爾所訓練起來的國民軍，齊在

東部，和西部戰綫相差六百哩之遙，抽調不及，只得暫時沿鐵路死守。安哥拉的革命政府當時是在四面楚歌之中，西部既然如此，南部尚有法國軍的進逼，而東部，色佛爾條約的產物，亞美尼亞民主國又正式成立，把他們第一次集會的埃爾查倫一帶地方都圈了去。可是凱末爾却一點也不急，從容應付，先把亞美尼亞打服，破毀了色佛爾條約的一部；一面和揭櫟援助弱小民族的蘇俄成立諒解，把東部的國民軍都調到西方的前綫。

『安哥拉國民會議政府是土耳其真正唯一的政府。』於是第二次大草原中的吼聲，在一九二一年的一月三十日，又震驚了世界的視聽。

八 新興土耳其的常勝將軍

凱末爾的政治識見，一向就比誰都要高超，我們也曾在前面講過。還有他的外交手腕，又比誰都要機靈，乘虛伺變，一點也不肯錯過。時機。他先和蘇俄正式訂約，繼與法國意大利先後成立協定，弄得只剩一個英國替希臘拉綫。

外交方面的成功，使他的敵人更急於想征服安哥拉，冒着七月的盛暑，希臘軍隊開始從安那托里亞鐵路前進，土耳其軍的左翼，節節失利，鐵路的重要地點如阿芬克拉喜薩、厄斯奇捨爾，盡入希臘軍的掌握。

國民會議的主席凱末爾憤然了，他大聲的喊道：

『凡是土耳其的人民都應該奉獻自己的生命於戰爭，不只是戰壕裏的士兵，就是村莊裏，房子裏，田野裏的人們，也都有他們應做的工作。』

他的話是響亮而有力，馬上整個安那托里亞地面上的男女老小都跳了起來。每一條崎嶇的路上，轆轤地響着牛車木輪轉動的聲音。車子上裝着軍需，趕車的是女人。當她們到了戰線的時候，她們把孩子縛在背上，每一個肩頭荷着一個沉重的砲彈，蹣跚地滾入戰壕，弄得一身的泥土。這就是現代史上一個英勇悲壯的故事的開始。

時候又是八月裏，可是小亞細亞的山中，依然是溽暑蒸人。希臘

軍勇猛的進攻，使土耳其軍從這一個山坡退到那一個山坡，汗血混着泥砂，灑遍了薩卡里亞河畔的宿草。

薩卡里亞河，離安哥拉是只有四十哩地！

司令部是設在小鄉村的農家裏，小房間中只有一張行軍牀和一隻大桌子。桌子上擺着一盞煤氣燈，那是全軍唯一的東西，燈前攤開着一張地圖，上面插着許多小釘頭和各色各樣的小旗。凱末爾穿着和士兵一樣的灰色制服，靜靜的坐在那裏；消息進來的時候，他沉着地把小釘頭拔起移退若干米糧，然後發一次命令。他通宵不睡，只是在房間裏蹣跚到天明。早晨就騎着馬到陣前去看看那屍橫枕藉的戰綫。

砲聲傳入安哥拉任民的耳朵，一天比一天的清晰。肩負着國家重任的凱末爾心裏，像是擱着一方沉重的鉛塊。他將下令退却麼？然而這不是厄斯奇捨爾，這是在安哥拉的郊外，他又怎肯把幾年辛苦所積的成績，以一句話來把牠全部摧毀呢？他不得不咬緊牙關等着。

在有一天早晨二點鐘的時候，總司令部的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幾個參謀官都屏住了呼吸，只有凱末爾的聲音，清晰的在沉寂的房間裏響着：

「什麼？蔡爾達已經有一半奪回了麼？怎麼說？希臘軍隊的連絡已經截斷了，那我們可以希望他們退却了……？」

蔡爾達是安哥拉最後的陣地，這一場死戰的勝利，使土耳其全軍精神爲之一振。第二天，就是戰爭開始以來的第十五天早晨，土耳其軍隊立刻反守爲攻，殺得那希臘軍大敗虧輸，把垂斃的土耳其從墓窟裏拉了出來，把大希臘主義的夢想摔在染紅了的薩卡里亞河的水底。

到了九月十四，希臘軍再也支持不住，只有一路焚毀村落，對那些婦人小孩發洩他們的怨恨，直退至安那托里亞的鐵路。這一場繼續了廿二晝夜的惡戰，使全世界的人士對這亞洲民族的毅力，驚嘆不置。凱末爾從此就榮膺常勝將軍的尊號。

英國人急起來了，馬上又提出在巴黎調停。但是若不能把希臘

已經放進嘴裏的那塊肉，士麥拿挖了出來，凱末爾又怎肯答應呢？調停失敗，凱末爾就出奇制勝，一下子把小亞細亞的希臘軍，直趕到地中海濱，使他們不得不乘船逃回故國去。

一九二二年九月九日，第一支土耳其的軍隊出現在士麥拿的街上，小亞細亞的境界至此纔算金甌無缺。

安哥拉的革命政府到這時有如日麗中天，輝煌於小亞細亞的大草原上，而君士坦丁堡的蘇爾丹，却好像只靠英國人的庇護在混口飯吃。十一月裏，國民會議議決謨罕默德第六有賣國行爲，應加逮捕，於是這位末代皇帝，就不得不急急的帶了妻兒，一溜烟從後宮逃上英國軍艦去了。

洛桑會議開幕，安哥拉的革命政府堂皇地派一個聾子去出席。那就是後來做內閣總理的伊斯美提將軍。雖說是耳朵有點毛病，可也不能小覷他。薩卡里亞河畔的戰爭，他是個前敵總指揮，是常勝將軍最得力的一个幫手。他到了洛桑，本着他們革命的宗旨，和那些成天打算別人的紳士們相週旋，結果使戰後的土耳其不但保存小亞細亞全部和君士坦丁堡，並且把東色雷斯及兩海峽的險要都收了回來。他在盛大的歡迎中回到安哥拉。

九 第一任的大總統

安哥拉！現在是誰都知道的地方了，那是個障巒起伏當中的一

個城市，就因為牠位置在古昔歐亞陸路交通的要道，歷朝常受兵燹之患，四周都很荒涼。前後左右，矗立着錯錯落落的山岩，從山上望出去，大草原中散佈着連名稱也不知道的小村落，都可一目了然。當凱末爾初到那裏的時候，這地方的人口只有三萬。市街的兩旁，排列着低矮的瓦屋。畜羊的圍牆，賣馬鞍子馬蹄鐵的舖子，打鐵店，野菜攤兒，販賣粗柳條布及花格子布的洋貨店，這種種，表示牠原是個小市鎮的模樣。

全世界對於凱末爾的選擇這個地方做根據，都表示驚訝，這樣偏僻的荒蕪地方，有什麼事情能幹呢？然而凱末爾有他的見解，他所到這裏來，是預備一反君士坦丁堡的頹廢氣氛的。這不會使凱末

爾失望，在凱末爾以身作則的模範之下，不到幾年便培養起一種簇新的安哥拉精神。就是那物質供給雖然貧乏萬分，每個人却都能力疾從公的精神。洛桑會議閉幕，國民軍入君士坦丁堡之後，國民會議仍議決土耳其新都設於安哥拉，這緣故就在於此罷。

戎馬半生的凱末爾將軍這纔深深的透了一口氣，坐下來想從此是應該做點建設的事業了。

擺在他面前第一個重大的問題，便是今後土耳其的政體問題。土耳其雖說是一個回教國，但是國內的人種宗教却比世界上的任何一國都要複雜得多。幾百年來列強的侵略，其政治經濟的原因，固然很多，可是每次戰爭的藉口，不是人種，便是宗教。凱末爾澈底地明

瞭這癥結的所在，他就不管一部份思想落伍的分子的反對，毅然地提出規定土耳其爲民主共和國，廢止兼理政教的蘇爾丹制度。

在議定新都二星期之後，一九二三年的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的民主國宣布正式成立，凱末爾當選爲第一任大總統，而第一任內閣總理，就是我們上面提起過的伊斯美提。安那托里亞的山谷隆隆地回應着一百〇一響的禮砲，民衆的歡欣是用不着多說的了。

他從此鞭策着疲乏的土耳其向西方的路上走。

他廢止了回教曆，採用所謂異教徒的西曆！

他禁止了著名的赤帽。

驚人的事業，在他的鐵腕之下，層出不窮的着手做來。

他知道民衆所需要的是什麼，他更知道民衆的盲目。民衆崇拜他，相信他，只要他說一句話，他們就跟着做。他在政治經濟各方面努力的改革，使新興土耳其的財政，不但夠開銷，而且還有多餘。他把安哥拉建設得像一個近代的都市。最後在教育方面，他把回教徒勢力下的學校，根本的加一番改革。而因土耳其文字的難學，又費了他一夜的心思。

土耳其的文字，有三十二個字母，可是每個字母，在一個字的頭裏，中間，或末尾，都各有一種寫法，算起來幾乎等於九十六個字母。這是多麼難學的字母呵，在文化落後的土耳其，是多麼的不適宜呢？凱末爾知道這是國家命脈之所繫，特設一個委員會，請專家討論，過了

B	C	Ç	D	F	G	Ğ
	ح	چ	د	ف	غ	گ
H	J	K	L	M	N	P
ه	ج	ک	ل	م	ن	پ
R	S	Ş	T	V	Y	Z
ر	س	ش	ت	و	ی	ز
A O U			E Ö Ü			
آ (اين) او (اوائى) او (اورى)			ئ (اين) ئ (اوائى) ئ (اورى) ئ (اين) ئ (اوائى) ئ (اورى)			

土耳其的新字母

六個月，却毫無結果。於是凱末爾就費了一夜功夫，自己想出了一套羅馬字的字母。第二天早晨自己去教別人，試驗得很好，他就一紙命令，叫全國的小男女都學習這種文字。

鬚髮斑白的老頭兒，連女人也在內，都和天真爛漫的孩子同坐一堂，咿咿唔唔的唸起書來，這是多麼有趣的景象呵！

Karah beye
 Dört sene evvel, ismi-
 niyi yazarken, tereddüd
 demie his etmiş oldu-
 ğu niye hatırlat-tımı-
 0 zaman verdiğini
 cevapsız, teha KKhuk
 etti mi ?
 ———
 Gayri M Kemal

女人，一夫多妻制下的土耳其女人，一向是鎖在深閨裏的。她們

凱末爾應用新文字之筆蹟

到街上來，必須戴上面
 幕，在家裏見客時，也必
 須纏頭巾。土耳其普通
 民房的門上都有個小
 小的方洞，就預備使家
 裏的人看看來客是男
 還是女，好讓女人有一
 個準備。男女之間，間隔
 着一條很深的鴻溝；電

車裏，遊戲場裏，男女也須分座，對陌生男子談話，尤爲禮教所不許。回教婦人這樣禁閉了千餘年，到凱末爾的治下，始見一綫的光明，射進她們的深閨。

如果常勝將軍在街上遇見一位裹着頭巾，罩着厚厚的面幕，穿着尼姑似的衣服的婦人，他就誠懇的對她說：『你有那麼一頭的美髮，遮蔽起來不是很可惜嗎？』經過那樣的勸導，漸漸的穿着巴黎時裝的女人也出現在安哥拉的通衢了。而凱末爾自己的夫人，又做了全土耳其女人的模範。

說起他的夫人，我們還得從他克復士麥拿的時候講起。當他率兵到這個淪陷於異國蹂躪之下亘三年之久的城市，那裏的居民是把他看做救命王菩薩的。二三天後，忽然有一個年輕姑娘，到他的司令部裏來求見，並請他把司令部移到她的家裏去。

她是剛從法國回到她的故鄉，她的雙親尚在國外。一所大房子裏，除她以外，只有幾個僕人。希臘軍在那裏的時候，曾疑心她和進攻的土耳其軍有關係，屢次的搜查，並對她加以嚴重的監視。可是她並不怕，而且不想逃走。她曾經立誓，倘使凱末爾將軍打進士麥拿，她一定要請他到她家裏去款待幾天。

這使凱末爾非常的吃驚，一個回教的姑娘竟會有那麼大的胆

子。他起初是不答應。但是那位姑娘却又申說，他在如此辛苦的戰爭之後，應該有幾天舒服的休養，而鬧市中心的司令部，對他是沒有好處的。她並且從懷裏取出一個常勝將軍的照相來，惶惑地說：

「你不以為不應該麼？」

凱末爾笑了一笑，答應了她的要求。

她的名字叫拉蒂芬·漢儂。她的父親是一個船主，爲士麥拿的首富。建在市外的別莊，據高臨海，景物幽絕。室內的佈置又富麗絕倫。凱末爾帶着幾個隨從到了那裏，她站在門口歡迎，穿着回教女人的服裝，只是不罩面幕，顯出她那美麗的面孔。從她的眉目之間，可以看出這一個二十左右的姑娘，有非常堅定的意志。

住下之後，僕人的殷勤照料，使凱末爾深切地感到這位女主人的調度，比他自己去命令人做的更好。而且她曾在法國學法律，外國語能講也能寫，這對於凱末爾很有用處，因為希臘軍新敗，和英國的外交關係正日趨緊張。於是拉蒂芬便做了凱末爾的秘書。

四十三歲的將軍漸漸地對這位姑娘傾其愛慕之情，等他回到安哥拉後不久，有一天，他突然誰也不知道的，隻身赴士麥拿向這位姑娘求婚。並且當天雙雙的跑到街上，拉住第一個碰見的回教牧師，叫他在路上執行他們的婚禮。

這一種弄得回教牧師莫名其妙的結婚禮，給全國的人民以一個打破舊習的榜樣。

土耳其的婦女從此就在拉蒂芬的領導之下，走上和男子平等的路。

然而她雖是個全國婦女的模範，但是她自己心裏，却生長着一種苦痛，因為意志堅強的她，始終不能克服和她性格完全相同的丈夫。而號為常勝將軍的凱末爾，要想克服他的夫人，却也沒有克服士麥拿那麼容易。這暗鬥繼續了兩年半，終於只落得一個悲劇的收場，他們倆是宣告離婚了。

一一 兀立在歐洲盡頭的銅像

在安哥拉的郊外鈞鐘岩那一個地方，有一所素質雪白的房子，

就是土耳其總統的別墅。樓下只兩間房子，一間是書房，裏面攤着樸素的地毯，一隻大桌子幾乎是光光的，只有幾個花瓶裏插着一些鮮花；使整個房間顯示着一種幽雅儉樸的精神。前面爲一個溫室般的花園，算是會客室，也算是會議室。在拉蒂芬沒有到這房子裏來做女主人以前，凱末爾的母親住在那裏。這位老太太對凱末爾仍舊着他是一個小孩子，每天要嘮唸，要教訓，她兒子的驚人事業對於她是好像一點也沒關係。她嘆惜她的故鄉薩隆尼加的淪陷於敵，她曾經立誓，在她的兒子沒有把這城市奪回來以前，她絕對不穿新衣服，但是天不假年，她終於穿着舊衣死了。

拉蒂芬在那裏住了二年多，也終於悲傷地離去，到這時只剩了

一個孤單的漂亮的老頭兒，每天早晨步履健朗的從房子裏出來，跨上汽車，向安哥拉的總統府疾馳而去。

然而凱末爾是不容他有時間去自嘆他的孤單的，有許許多多的事情都等着他去做。這許多年來，土耳其的改革事業，無論那一國的革命都及不上牠的澈底，牠的廣泛。凱末爾不僅改正曆法，封閉修道院，廢止土耳其帽，變更文字，解放婦女，即所有的一切法律，如民法、刑法、商法等，他都師法最進步的瑞士，一一的加以釐訂。不論是輪船，不論是鐵路，不論是工廠，祇要他喝一聲，就一切都拚命的建設起來了。種種的事實擺在民衆的面前，使他們知道他是個國家的公僕。到了後來，不但是一向因異教徒而受虐待的外來民族，都竭誠的愛戴，

就是那些深囿於歷來傳統的慣習而反對他，甚至要想把他致之於死地的分子，到這時也都明白凱末爾的爲國爲民，而放下他們的武器。

凱末爾曾經說過，波斯的臉向着東方，但是土耳其的臉却永遠是向着西方的。他盡量的對這個東方老大的民族，灌輸西歐的文化。然則他自己是在怎樣的呢？要知道這一點，我介紹一個凱末爾的紀念像。牠建在波斯破魯斯的岸邊，對着前蘇爾丹的皇宮和御園，基脚並不怎樣高，光着頭，穿一身普通的西裝，姿勢像是在走路；那一張雕刻得非常細緻的面孔，正對着小亞細亞的草原。他是站在歐洲的盡頭，而臉向着東方的！

本書重要人地名原文表

莫斯太發·凱末爾 (Mustapha Kemal)

伊奈波里 (Ineboli)

挨爾查倫 (Erzerum)

加黎波里 (Galipoli)

士麥拿 (Smyrna)

米達德 (Midhat Pasha)

阿勃特耳·哈密 (Abdul Hamid II)

愛利·里查 (Ali Riza Bey)

薩隆尼加 (Salonica)

舍姆雪·愛番迪 (Shemsi Effendi)

凱麥克·哈飛茲 (Kaimik Hafiz)

蒙那斯提 (Monastir)

克里脫島 (Crete)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博斯破魯斯 (Bosporus)

大馬士革 (Damascus)

敘利亞 (Syria)

巴勒斯坦 (Palestine)

亞克白 (Akapa)

羅德斯島 (Rodes)

- 尼齊 (Niazi Bey)
安福爾 (Enver Bey)
瑪摩德·雪夫克特 (Mahmoud Shevkt Pasha)
的黎波里 (Tripoli)
達旦尼爾海峽 (Dardanelles Strait)
亞德里雅那堡 (Adrianople)
索非亞 (Sofia)
阿利伯努 (Ariburnu)
里曼·封·遜德 (Liman von Sanders)
阿勒頗 (Aleppo)
法爾根哈印 (von Falkenhayn)
維黑特定 (Crown Prince Vehededdin)
摩德羅斯 (Mudros)
三木孫 (Samsun)
西威斯 (Sivas)
厄斯奇捨爾 (Eskishehr)
勃魯薩 (Brusa)
色佛爾條約 (Sèvres Treaty)
蔡爾達 (Tchal Dagh)
阿芬·克拉喜薩 (Afium Karahissar)
伊斯美提 (Ismet Pasha)
拉蒂芬·漢儂 (Latifé Hanum)